



爱在天国百里路

天国までの百マイル

【目】 浅田次郎 著 赖庭筠 译



爱在天国百里路

天国までの百マイル

【日】浅田次郎 著 赖庭筠 译

TENGOKU MADE NO HYAKU MILE

By ASADA Jiro

Copyright©1998 Jiro Asa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Chinese(in simple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本书中译文由台湾高宝书版集团授权使用

版贸核渝字(2010)第 2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天国百里路/(日)浅田次郎著;赖庭筠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3

ISBN 978-7-229-03162-6

I. ①爱… II. ①浅… ②赖…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606 号

爱在天国百里路

AI ZAI TIANGUO BAILILU

[日]浅田次郎 著

赖庭筠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执行策划:张慧哲

责任编辑:刘学琴

特约编辑:王春霞

责任印制:杨宁

封面设计:汝果儿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625 字数:150千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

在公园长椅上打发的时间愈来愈多了。

用饮水台的水洗把脸、到公共厕所小解后，坐在树荫底下的长椅上抽烟，等脸上的汗水风干。从垃圾桶里找出运动报，翻一翻征人启事、职棒战绩和其他新闻。因为手头不够宽裕，面对曾经热衷一时的赛马，已提不起一丝兴致。

城所安男抬起头来，仰望因午后日照而显得光耀刺眼的七叶树——跑业务很无聊，难道不能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吗？

去年的夏天，还可以在凉爽的电影院里午睡，或到三温暖去打发时间，不过从荷包急速紧缩的这个春天开始，就连买个香烟或者咖啡，都显得有点勉强。

事情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给前妻与小孩的赡养费和抚养费突然暴增。前妻通过律师事务所表示，由她抚养的双胞胎——一个男孩儿跟一个女孩儿——同时要上私立明星小学。毕

竟孩子们的人生才刚起步，总不能说因为爸爸没钱而让他们输在起跑点上吧，于是他就答应了。

大笔的学费与相关费用先以前妻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也算是所谓的助学贷款。此外由于孩子们愈来愈大，他们三个人就从普通公寓搬到三房两厅的大厦，也正因这样，原本一个月十五万元的费用，一口气增加到了三十万元。

其实这样扣下来，他每个月能支用的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

看样子，前妻高估了安男的经济状况。她从小到大衣食无忧，不曾为了钱伤脑筋。虽然大家都知道不动产业瞬息万变，但在那个荣华富贵如梦幻泡影的时代，却从来没人担心过这个问题。

“三十万啊……”城所安男在心中如咒语般喃喃念着。是啊，那个时候三十万只是一个晚上的酒钱吧。

安男不知道四十岁是正值壮年呢，还是已日薄西山？自从他过着要将全部薪水交到前妻手上的日子，他就认为四十岁的自己已经无法从头来过。

汗终于干了。

他的工作是推销包装材料，每天就这样拿着目录与样品到店家拜访。虽然公司规定一天要接到一笔订单，但现在实在很不景气，就算业务们走到双脚快要断掉，至少也要三天才能谈成一笔生意，而且只能卖卖印上店家名字的纸袋。

公司非常小，只有二十个员工。大家都知道城所安男在这里

工作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每个人都觉得因为他是老板的同学，宣告破产后成为公司的寄食者。而事情的确也是如此，不需要多作解释。所以就算在这里工作已经迈入第三个年头，他仍然甚少与其他同事交谈，下班后也从不跟他们往来。在他们眼里，城所安男的存在，只是第二代社长好人好事的一个事迹而已。

安男面对目前的困窘已是束手无策。好不容易才还清四个月的债务，但现在就连坐在公园发呆，都不能买杯两百元的咖啡来喝，真的已经到了极限。

在向社长摊牌之前，安男认为应该先找律师谈一谈。

心情真是沉重。如果打电话过去，说不定人家会用录音机过滤电话，还是直接到律师事务所走一趟吧。虽然自己在泡沫经济时代对他还不错，但他现在一定认为我是个累赘吧。

律师野田是城所安男的高中同学，以前曾经担任“城所商产股份有限公司”的顾问律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地价高涨，野田还是托城所商产的福，才能自己独立开业成立事务所，而且那时候城所介绍给野田的同业，可以说如繁星之多。

然而，野田似乎并不觉得安男对其有恩，甚至每次见面时，野田的眼神都会流露看见瘟神的厌恶感。纵使安男想好好骂他一顿，但人一旦开始走下坡，便会连伸张正义的力气都消失殆尽。

虽然他提不起劲，但还是得见野田一面。

安男“唷咻”一声从长椅上起身，往神田车站的方向走去。

其实他原本就打算要到野田的事务所，才会在这里小憩。

安男拿出因汗发臭的手帕擦脸，并用舌头舔拭少了颗门牙的空洞。刚进入春天的时候，原本就有点摇晃的门牙终于连根掉落。近几年他消瘦许多，以往的霸气已不复见，而掉落的这颗门牙，可以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外，他的头发愈发稀疏，就连胡茬也明显变白。一副打了“穷酸”印记的长相。

他一直想，得去装颗假牙，否则好运就永远不会上门。

但是，他没有钱。

缺了颗门牙的穷酸相，可以说是自己堕入地狱的一个象征。

这个夏天还真是热啊……

“哎呀，你怎么还是一脸很累的样子啊。要是你打通电话过来，我就可以请你吃饭了嘛……真抱歉，我现在得出门一趟。”

果不其然，野田的脸色不太好看。打从高中时代，他就是一个算盘打得很精的人。

他之所以成绩很好，是因为他从来不参加社团活动，也不担任什么干部，只要跟课业无关的，他一律不闻不问，也因此被其他同学讨厌。但就结果来说，他是出人头地了。就拥有自知之明这一点来看，他简直是个范本。他知道自己要这样才有办法生存下去，以他的个性，绝对不可能当个成功的上班族，但也因为他做事总是得其要领，才能明白自己有几两重。

不浪费时间交际、不为他人左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律师正是适合他天赋的职业。

“只要十分钟，十分钟就好，可以吗？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啊……那就十分钟吧。”

野田毫无诚意地看了看手表。什么“那就十分钟吧”，你这家伙难道忘了那手表是怎么来的吗？那是你开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吧？！你这家伙就算再怎么赚钱，也不可能为自己买一只金色的劳力士吧。

野田一定忘了，他就是这种人。

“你先坐下吧。怎么了？跟中西吵架了吗？”

野田皱了一下眉头，看来还是不太高兴。当安男破产时，野田介绍他到中西的公司上班，这点安男很感谢。因为如此，他终于跟能那些债主划清界限，这两年也才能勉强度日。

“不是，他很照顾我。虽然我的确是他的一个包袱。”

“他人真的不错。虽然以前成绩不怎么样，但他很大方。他考大学的时候不是还重考两年，考上日大又留级一年吗？不过他很像日大的学生，很大方。”

野田这样说，难道是因为他留意到中大很小家子气吗？与其说社长中西很大方，不如说他心胸很宽大。

“是钱的事，就是我前妻还有小孩的赡养费与抚养费。”

野田仿佛听见什么惊人的事，发出“嘎——”的声音。

“但是城所，你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啊。三月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按照对方要求，寄了书面数据过去吗？现在不履行不行啊。”

“我现在在给啊。”

“现在？……喂喂喂，那时候谈离婚，你这家伙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你说一切都是你的错，你拼了命也会负责到底。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不是吗？”

“野田先生啊……”

完全无法辩驳的自己实在丢脸。至少两年以前，眼前的这个男人从来不曾叫自己“你这家伙”，当然，自己也从来不会称他为“野田先生”。

“我的薪水东扣西扣，每个月也就只有三十万啊。”

“那是你跟中西的问题吧？不是吗？”

“话是没错……但看我目前的职业价值，怎么能要求更多呢……说不定他会多少再帮我加一点，因为他很大方嘛。但就算他给我多一点薪水，我也实在负担不了那么多啊。”

“那为什么三月的时候你不说呢？不行就说不行嘛，我还能帮你说点话。都成既定事实四个月了，你才这样说，不是很麻烦吗？英子小姐也已经有她的规划，你现在才说负担不起，这怎么行呢？”

“野田先生……”

安男举起手制止野田继续说下去，就算丢脸也要把自己的难处说清楚。

“我就是觉得自己做错事，才会想说就算一天只吃一顿饭，也要满足英子他们的需求，但现在我就连那顿饭也没有了。”

“啊啊……啊啊……听不下去了。”

野田站了起来，他重新打好松脱的领带，并穿上西装外套。

“野田先生……喂，野田。”

“城所，我不是义工啊。再怎么，我的工作都仅止于城所商产的破产管理人吧？一毛钱都没有拿，要帮你们夫妻处理民事调解的问题，还要帮你向同学低头拜托。结果你竟然跑来跟我说这些。”

“你不要说这种无情的话嘛。野田，拜托你了。”

野田像是看见什么秽物般，将安男抓住他西装衣摆的手甩开。

“什么？连一顿饭都吃不起？……你这些故事我已经听腻了。这样吧，我们现在把话说清楚。”

野田窥视着安男的表情，压低声音说道，“……你这家伙一定有藏钱吧？”

他一脸认真。野田用他神经质般的纤细手指抠弄着好不容易干枯的疮痂。

“城所，你这家伙在公司倒闭的时候，把钱藏起来了把？”

“你不要开玩笑。”

安男强忍怒意，好不容易说道。

“不管我怎么算，至少有五千万跑不掉，你老实招了吧！”

“你说什么鬼话。有没有那事，英子最清楚，她一直负责管理公司的账。”

“我就是跟英子小姐讨论很久才算出来的。就算那时候你破

产前吃喝玩乐样样都来，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内花掉五千万吧。”

安男在内心大喊，那其中有五百万是花在你这家伙身上吧！但他仍然把话硬生生吞了回去，并摆出卑躬屈膝的笑脸。

“没有那种事啦。”

“是这样吗？不过，对我怎么说都行。我知道一个月三十万实在不合常理，就算只有十五万，要你这家伙付也很勉强吧。但你却连续付了两年，而且又什么也没说再付了四个月，无论如何，都会觉得你一定有私房钱吧？不是吗？”

“不是这样。”

安男答道。他有满腔的话想要反驳，却只能吐出这几个字，他的下巴因为怒气显得有些扭曲。

“那你说你这四个月是怎么过日子的啊？你已经破产了，也不可能跟别人借钱吧？就算是地下钱庄，他们也会去调查。难道你成仙了，吃空气就会饱吗？嗯？”

野田的脸就像小白鼠一样。也不想想当我生意正成功的时候，你像个跟班一样跟着我到银座的酒店去，还把话说得天花乱坠的。

“而且你还要付房租吧？三坪大的套房至少也要三万或是四万吧？你家有浴缸吗？”

“没有那种高级的东西。”

“那你洗澡也要花钱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就算你这家伙再怎么装傻也应该知道吧？难道你这四个月没有付房租、也没

洗澡，然后一直吃空气吗？这样还要说你没有藏钱？”

“我真的没有，一毛钱也没有。”

野田在安男脸颊旁“哼”地用鼻子呼了一口气，才又将脸移开。

“反正你如果没钱，就直接去找英子小姐谈，我又不是义工。快走吧，不要老是摸鱼，辜负中西一片好意。”

野田跟员工咬了几句耳朵，便径自出门去了。

接着，员工走过来将杯子收走，“社长……啊，城所先生，抱歉，我们律师真的很忙。”

只见员工站在门口，摆明是要送客。

“啊……你一直看在眼里吧。哎呀呀，真丢人啊。”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啦，有道是‘人生无处不青山’嘛。”

“这就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吗？”

城所安男起身看着窗外的那片天。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若真的如老子所说，那看来自己还要继续悲惨度日一段时间，不，即使就这样度过余生也不值得惊讶。算一算收支，他那十年间赚来的钱，都在十年内花得一干二净。

“社长，哎呀，城所先生，您不要气馁啊。”

“我已经够气馁了。”

“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人是因为心里难过，才会觉得度日如年。”

看样子，这个员工也是一路苦过来的，他的一句话让人锥心。

城所尽可能地不与公司同事碰面。

他总是早早进公司，没多久就出去拜访客户。再回到公司时也已经下午四点，一写完报告，又匆匆地打卡下班。

除了他以外，公司里还有四个每天必须外出拜访客户的业务，就算他们桌子排在一起，也几乎不曾交谈。而公司给其他四人各配了一辆厢型车，他们对公司当然都有一定的贡献。

他写了份什么也不是的报告，便走向社长室。从前任社长时代便进入公司的业务部经理前几年过世，现在是由社长中西直接坐镇业务部。也因为如此，他们每天一定得碰上一面。每天都要交一张如同白纸的报告，实在令人难受。

“啊，辛苦你了。”

中西连看都没看，就在报告上盖了章。

“社长，您现在有空吗？”

嗯？中西红润的脸庞写着“好人”两个字。

只要提到日本桥横山町包装材料贸易商的第二代，无论是谁，脑海都会浮现这个形象吧？头顶光秃秃一片，加上圆圆的脸蛋、小小的眼睛，仿佛一只人见人爱的小象。

因为他对人总是有求必应，律师野田才会将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他吧。

从学生时代开始，中西就一直是野田如意算盘的受害者。因

为按照五十音图排列，他们两人总是一前一后，野田会以提供笔记为诱因，要中西代替他打扫或丢垃圾。当然，只有中西才会觉得这种关系十分安全有保障，对野田来说，没有人比这种朋友还要好用了。就算他们作弊或者抄袭作业被发现，负责任的也一定只有中西一个人。

“你是要谈薪水的事吧？刚刚野田打了电话给我。你也真是辛苦呢。”

“哎呀，您已经听说了吗？”

嗯，中西点了点头，他的笑脸跟高中时代一模一样。

“我觉得野田说的话有点奇怪。”

“咦？他说了什么？”

中西显得有点为难。

“没有啦，他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有钱，但我想没这回事吧。”

“那是当然，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如果你跟我提什么要求，叫我别听你的。还说养一个破产的家伙已经很麻烦了……哎呀，是野田说的啊，我一点也不觉得麻烦……”

中西话说到一半时，资深的会计经理走进办公室。

“城所，抱歉，你等我一下。一下就好了。”

中西将支票本从金库里拿出来，用支票机盖上数字。

当社长在撕支票时，会计经理斜睨了城所一眼。

“社长，您现在在了解他的情况吗？”

“什么？要这样说也对啦。得让他作出点成绩来才行，不然对别的业务无法交代。”

“让他去驾训班上课如何？反正我们还有一辆车空着。”

“说得也是。喂，城所，你也应该去重考驾照了吧？”

他的驾照在两年前破产时的一片混乱中失效了，但他并不觉得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没有驾照是他业绩不振的免死金牌，现在要他去重考驾照，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好事。

“说得也是……”城所安男的声音带着几许深沉。

“不管怎么样，总是不能让别人觉得公司对你有特别待遇。你要跟大家一起工作，拿出一样的成绩来才行。”

会计经理倾斜他鼻梁上的老花眼镜，分别看了看中西与城所。

公司里有几个自前任社长时代就进入公司服务的经理。中西对他们总是客客气气。

“嗯，那我继续跟他谈谈，辛苦你了。”

会计经理恭敬地向中西鞠了一个躬，接着走出社长室。当他关上门的那一刻，与城所四目交接。

“一定很多人跟您抱怨吧？”

“没有啊，我是社长，不会让他们说那些有的没的。先不说这些事……”

中西摸着他的秃头望向安男，脸色十分凝重。

“他说你从三月开始一个月要付三十万给你前妻，那你平常

到底怎么过活的啊？”

即使像这样面对面谈，安男也不打算有所响应。他这阵子怎么过的呢？不，应该说 he 到底如何度过这两年的呢？他实在无法开口说明。

“你该不会是去借高利贷吧？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宣告破产的全身而退之计，如果还去借高利贷，不就没意义了吗？”

对中西说谎真是件痛苦的事，但他又无法道出实情。

“虽然说是借钱没错，但我是跟亲兄弟借的，没关系。”

“这样啊，如果是这样就好……还是不太好，就算借了钱，事情还是无法解决吧？所以你才会来找我谈啊，不是吗？”

“嗯……您说得是。”

中西将身子陷入办公椅，抬头仰望着天花板。他不是刻意要摆脸色，而是真的感到很困扰。

“我也很伤脑筋呢。第一个，会计经理不会答应。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只能私底下帮你了，可是我的钱又是我老婆在管。如果我有一些玩乐，还可以从那边报一些账，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既不打高尔夫球，平常也不怎么喝酒。”

“没有关系，谢谢了。请您当做没这回事吧。”

“不行啊，这样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我会想办法的。”

“你一定觉得自己必须要负责吧？我也是啊，我也希望可以尽量照顾我的老婆小孩。但每个月三十万啊，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吗？”

“哎，没办法，谁叫我之前就是让他们过那种生活呢？”

“如果你们住在一起，我还可以理解。但是……你们明明就已经离婚了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老婆都已经丢下你不管了，你也用不着跟自己过不去吧？”

“我老婆就算了，但我总是得养小孩啊。”

“真是无奈啊……”

“没关系啦，没关系。让您听这些真是不好意思，请您帮我转告野田，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真的吗？我还是会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法子，不过你不要太期待啊。”

就在安男明白跟别人商量都是白搭了以后，开始后悔今天的一切。

真的已经山穷水尽了。

如果他上吊自杀能领到保险金的话，至少还有条路可走，但他早就把保险给解约了。

而且他也没力气去抢银行。

虽然明天就可以领薪水，但再过个五天，银行存折里的数字又得归零。